

里仁《紅樓夢》叢刊甲編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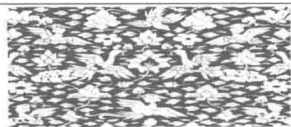
Le Jin Studies o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Series I - ③

紅樓夢詩學精神

王懷義 著





紅樓夢詩學精神

著者◎王懷義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紅樓夢詩學精神 / 王懷義著. -- 初版. -- 臺北市：
里仁，2015.03
面：公分

ISBN 978-986-6178-91-7 (精裝)

ISBN 978-986-6178-92-4 (平裝)

1.紅學 2.詩學 3.研究考訂



857.49

104001909

· 本書經作者授權在全世界出版發行 ·

紅樓夢詩學精神

王懷義 著

校對：作者自校

發行所：里仁書局 (請准註冊之商標)

編輯委員：王國良·陳益源·張高評

鹿憶鹿·廖棟樑·鄭文惠

發行人：徐秀榮

臺北市仁愛路二段98號五樓之2

電話：(886-2) 2391-3325 · 2351-7610 ·

2321-8231

FAX：(886-2) 3393-7766

網站：http://lembook.webdiy.com.tw

QQ：2562105961

郵政劃撥：01572938「里仁書局」帳戶

西元二〇一五年三月十日初版

參考售價：精裝 750 元

ISBN：978-986-6178-91-7 (精裝)

序 一

應必誠

《紅樓夢》是小說，是一部敘事作品，並非是詩歌，為什麼王懷義提出「《紅樓夢》與傳統詩學」的問題，而且寫了一本專著來討論這個問題呢？

我想，這首先由於《紅樓夢》雖然是一本敘事小說，但裏面有許多詩詞歌賦。脂硯齋據此說曹雪芹有「傳詩」之意，此論是否屬實，我們已經很難斷定，可以存而不論。中國的小說發展到唐代是一個轉折。唐人小說中就有詩，到了明清時代的小說，就更加普遍了。這些小說中的才子佳人也寫詩，但這些作者寫詩常常是為了顯露自己的才華，很少考慮這些詩是否符合人物的思想性格，多數詩作遊離於人物和小說之外。就詩論詩，這些詩中的大多數也是末流，沒有什麼大的意義和價值。到了《紅樓夢》有了一個重要的變化。《紅樓夢》中的詩，不是遊離於作品之外，而是作品的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紅樓夢》中的詩獲得讀者的喜愛，不僅由於這些詩新奇脫俗，富有情趣，更由於它符合人物的思想性格，是人物性格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有些詩容易引發讀者的興趣和思考，暗示人物的命運，具有特殊的藝術魅力。

說到《紅樓夢》的詩，先要說一說探春發起成立的詩社。「詩社」仿佛就是「大觀園」中的作家協會。寶玉、黛玉、寶釵、史湘雲、薛寶琴和探春三姐妹都是作家詩人。李紈是詩社社長，也就是作協主席，她還是權威的評論家。她主持詩作等級的排名，都由她一個人說了算，詩社成員都必須服從，不能有任何異議。雖如此，她對詩作的評價，並非濫用職權，大體還算公允。王熙鳳的資助是維持詩社機構運轉的經費的主要來源，詩社給她一個「監社樂史」的名義。她所以原意出資，並非要做廣告，而是深知，在賈府這樣的大家庭裏，如果不支持姐妹們的詩社活動，借此和姐妹們搞好關係，她在賈府也是難以立足的。「大觀園」的詩人們定期舉行大型詩歌創作活動，即使寫的是同一題材，由於人生態度和審美個性的差異，詩作各具風采。曹雪芹正是通過詩社活動，表現姑娘們的詩情才華和青春的歡樂。詩寫得最好的當推林黛玉和薛寶釵，賈寶玉在她們面前也自愧不如。但她們的創作思想有所不同。著名的已故的紅學家王昆崙先生說的好：「林黛玉是做詩，薛寶釵是做人。」當然，這是指她們的人生態度，但人生態度在文藝創作上也要表現出來。在薛寶釵看來，對於一個女子來說，寫詩是可有可無的，甚至是多餘的，她信奉的是「女子無才便是德」的閨訓，這個才也包括詩才。寶釵對寫詩和對待其他事物一樣，抱著實用功利的態度。她對湘雲說，讀詩寫字「究竟這也算不得什麼，還是紡績針黹是你我的本等。一時閑了，倒是於你我深有益的書看幾章是正經。」香菱是個心地善良的苦命的女兒，內心充滿了對美和藝術的嚮往，她也想學寫詩，她選擇了林黛玉而不是朝夕相處的一家子的薛寶釵做她學詩的啟蒙老師，她知道寶姐姐不會

理會她內心的追求，只有黛玉能尊重她的追求，能真心實意的幫助她。對於林黛玉來說，寫詩構成她生活的一部分，並非可有可無；在眾多的姐妹中，只有她在詩社活動之外，經常用詩來抒發她內心的感受，抒發她的孤苦無依，抒發她的落花無情、人生易逝的感慨。詩成了她的生存方式，她就是一首詩。

賈寶玉和姑娘們的大觀園不是孤立的，詩社也不是孤立的。賈府的種種變故和生活中散文式的碎屑的債務，無情地衝擊「詩社」這個詩的世界，詩社日趨衰落。林黛玉重建桃花社、重振詩社的最後努力，終因全家忙著應付平庸迂腐、毫無詩趣的賈政外差期滿回京，未能成功。賈寶玉先就泄了氣，跟著姑娘們也沒有了寫詩的心情，賈政仿佛是詩的敵人。此後，詩社雖還有活動，但已非往昔的光景。隨著詩社活動的偃旗息鼓，姑娘們的詩情才華和青春的歡樂也就被徹底的埋葬了。

在大觀園之外，還有一些創作、朗誦和歌唱活動。在二十八回寫賈寶玉、薛蟠、雲兒在馮紫英家聚會，席上即興創作、朗誦和演唱，自娛自樂。他們的創作有很高雅的，也有很低俗的。賈寶玉的《紅豆曲》深情地傳達出相愛的人們刻骨銘心、綿延不盡的相思，它感動了無數讀者。記得在八十九年版的電視劇中，經訓練有素的歌唱家的詮釋，聲情並茂，繞樑不絕，至今記憶猶新。第二回寶玉出場的二首《西江月》和第一回《好了歌》，它們在作品中起著褒貶人物和表達、發揮生活真理的作用，很有深意，也是作品的有機組成部分。這些，我們在這兒都不一一介紹了。

曹雪芹深諳小說的敘述藝術。毫無疑問，《紅樓夢》中所有的詩都是曹雪芹寫的，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高雅的詩是曹雪芹寫的，薛蟠的低俗的詩也一樣是曹雪芹寫的。但曹雪芹的詩和曹雪芹的小說人物寫的詩，應該區別開來。曹雪芹為小說人物寫的詩，雖然也常常包含著作者曹雪芹的審美評價，但抒發的是人物的思想感情。這就是說曹雪芹在創作這些詩的時候，必須深入到人物的內部，把自己想像成作品中的人物，才能寫出這樣的詩來。一般的小說家不懂得這個藝術創造的道理，就是懂的這個道理，也難以做到，就像一個不稱職的演員，不管他演的是什麼樣的角色，演的都不是劇中的角色，而是演員他自己。這是天才小說家與平庸小說家的區別，這是天才的小說家天才的重要標誌，是一般平庸的藝術家難以達到的藝術創造的境界。因此我們評價作品中人物的這些詩，不僅要看詩寫得怎樣，而且更要看這些詩是否與人物的性格一致，是否準確地表現了人物的生活狀態和思想感情，在這個意義上，低俗的作品，也可能是一首好詩。

懷義把《紅樓夢》中的「詩」作為研究的課題更重要的原因還在於，詩是一切文學藝術所具有的品格。這裏說的「詩」也就是審美的意思，我們用「詩」來代表審美。在這個意義上說，任何藝術形態的作品，如果沒有詩的品格屬性，它就不是藝術作品。我們對於《紅樓夢》的認識也是如此。因此，抓住了藝術作品詩的品格，也就等於抓住了藝術作品的根本。

懷義的專著正是從以上兩個方面討論《紅樓夢》的詩學問題，正抓住了《紅樓夢》藝術的根本。

但是，對於《紅樓夢》來說，僅僅這樣說還不夠，人們會提出問題，為什麼別的作品我們讀起來感受不到《紅樓夢》那樣豐富的審美意蘊和詩意的境界呢？

曹雪芹的《紅樓夢》創作與中國其他古典小說創作確實存在著重要的區別。《紅樓夢》以前的小說創作有兩種情況比較普遍：一是民間創作基礎上的加工創造，一是傳統題材的因襲。這些作品在創作的過程中雖然也融進了作者自己的生活經驗和人生體驗，但就作品的描寫對象來說，畢竟不是作者親歷和直接的體驗。到了《紅樓夢》，作者與描寫對象的關係發生了帶有根本意義的變化——《紅樓夢》既不是民間作品基礎上的加工創造，更不是傳統題材的因襲，而是一部直接與時代生活相聯繫，以作者直接的觀察、體驗以及親身的經歷為基礎創造的藝術作品。進一步說，曹雪芹創作的對象不僅是他親身觀察過和體驗過的對象，而且是與他的人生，他一生的命運密切相關的對象。曹雪芹親身觀察、經歷和體驗到他的家族如何在清康乾時期複雜的歷史和文化背景下從繁榮興盛走向衰落，曹雪芹自己也從錦衣玉食的貴族生活降為「環堵蓬蒿」的村居生活，病瘠潦倒，衣食難繼。曹雪芹經歷了如此滄桑巨變，從此看透世情，深悟人生真諦。曹雪芹的《紅樓夢》就是在他親歷親聞的生活素材和原型的基礎上，通過包括想像和虛構在內的藝術思維對生活進行重構，創造出規模恢弘又渾然一體的新藝術世界。曹雪芹不是在他所描寫的藝術世界之外，而是在他所描寫的藝術世界之中。他不是從外面，而是從內裏描寫整個對象，同時把自己也當作了對象，「身與竹化」，對象與主體在《紅樓夢》中是融為一體的，從而達到物我兩忘、主客融合的極高的審美境界。這是

一種理想的審美主體和對象的關係，是最佳的藝術創造的狀態。由於這個緣故，曹雪芹的主體精神和審美個性得到充分的表現，他的筆墨所到之處，觸處生春，詩的意境無處不在，無時不在，詩就像無數的涓涓細流，滋潤著如同大地一樣寬厚博大的《紅樓夢》，使《紅樓夢》這部作品既具有極高的寫實的客觀性，又在字裏行間處處洋溢著曹雪芹的詩情，曹雪芹的人生感慨、悲劇情懷。讀《紅樓夢》，我們隨時都能感受到只有《紅樓夢》才有而其他作品所無的審美神韻和藝術的芬芳。

懷義首先提出來討論的是曹雪芹的詩學主張。紅學研究者直到今天，都沒有發現曹雪芹論詩的文獻，甚至連一首完整的詩也沒有發現，研究者們只能到《紅樓夢》中去找尋、發掘曹雪芹的詩學思想的資料，通過詩社活動特別是人物之間談論詩藝的對話去把握。但是，書中人物發表的關於詩的一些見解並不等於曹雪芹的詩學思想，兩者不能簡單地等同。那麼，我們又如何來通過書中人物發表的一些詩學見解以及她們的活動去把握曹雪芹的詩學思想呢？懷義的方法是聯繫中國詩學的發展歷史，聯繫清初的審美和詩學的思潮，聯繫《紅樓夢》的整個藝術構思去分析《紅樓夢》提供的詩學資料，看看哪些是代表了曹雪芹的詩學思想，與曹雪芹的詩學思想一致，哪些不代表曹雪芹的詩學思想，與曹雪芹的詩學思想不一致。經過這樣的分析和研究，懷義根據現有的材料對曹雪芹的詩學思想作出了新的理論概括。這就是全書第一章和第二章討論的問題

關於《紅樓夢》的詩性品格的研究是全書最有特色的部分，懷義從多方面展開研究。首

先，懷義討論了《紅樓夢》中花和水的意象以及意象化敘事，把意象的討論深入到小說內部，也就是研究敘事小說何以具有詩性品格。接著討論了《紅樓夢》小說與清初流行的戲曲的關係。曹雪芹生活的年代，正值戲曲特別是昆曲十分繁榮，《紅樓夢》接續了中國戲劇文學創作重意境的傳統，結合敘事文學的特點加以運用和創造。其次，關於《紅樓夢》對日常生活的描寫。小說從英雄傳奇轉向對「日常生活」的描述，是小說發展的重要的一步，專著研究了這種日常生活描述的社會批判意義和審美的意蘊。再次，專著分章依次討論了《紅樓夢》中的神話意象和夢幻意象，神仙思想和死亡詩學等問題。總之，專著對於《紅樓夢》的詩學精神和詩性品格作了相當系統、全面、深入的探討和研究。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在分析研究中，懷義在研究的理論方法方面作出新的探討。他吸收了西方的某些學術思想，又吸取了紅學歷史上王國維運用西方哲學美學理論研究《紅樓夢》的成績和教訓，探求傳統與現代、本土與西方之間的對接和融通，跨越古今，融匯中西，用新的理論視野和方法對《紅樓夢》的詩學精神作出新的解讀，從而豐富了我們對《紅樓夢》詩性品格的理解。

當然，書稿也有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地方。例如，在介紹和分析作為詩人的曹雪芹的時候，懷義舉出十例曹雪芹的詩作殘句。這十例是否就是曹雪芹的詩作呢？像「世路難行錢作馬」這樣的句子，取自甲戌本的側批，批語的內容是與正文相對應的，怎麼可能是曹雪芹的詩作殘句呢？除「白傅詩靈應喜甚，定教蠻素鬼排場」外，其餘九例都不能說是曹雪芹的詩句。懷義的看法也是取自成說，但成說也要我們作出獨立的鑒別，不能全盤的接受。專著在個別

地方把前八十回與後四十重放在一起討論也不妥當。把不是曹雪芹的作品當作曹雪芹的作品來研究，研究的結果自然是靠不住的。在探討曹雪芹詩學思想和《紅樓夢》的詩性品格方面，由於沒有《紅樓夢》以外可靠的直接的文獻資料，我們的研究結果可能存在過度詮釋和詮釋不及的問題，有時會用力過猛。所有這些還須細細商量，慢慢斟酌，以求更準確地把握和表述。可貴的是，懷義拓展了《紅樓夢》研究的理論視野和研究方法，所論都是經過懷義自己的思考，有自己的見解，富有新意，與時下學界特別是紅學界流行的低水準的重複，甚至胡編亂造、「走火入魔」，是完全不同的。《紅樓夢與傳統詩學》是一本嚴肅的真正意義上的學術著作，在當下文化沉淪、學術失範和操守崩潰的時代，更顯示出它的意義和價值。

懷義是華東師大正在就讀的博士研究生，導師是朱志榮教授。志榮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也因為這個緣故，認識了懷義，成了我的新朋友。懷義勤奮努力，好學深思，已有三部與人合作的專著問世，認識不久，就拿來書稿囑我作序，我是很願意的。像懷義這樣一批青年學者加入紅學研究，為紅學研究注入新鮮血液，我們的紅學研究的進一步發展是有希望的。

是為序。

序 二

朱志榮

王懷義從碩士生開始向我問學，後來又繼續報考我的博士生，現在已經是第五個年頭了。我一般是不主張我的碩士生報考我自己的博士生的，原因很簡單，基礎差的不可能被錄取，基礎好的，應該到名家那裏去學得更多更好，但是對於懷義我卻破例沒有拒絕。現在，他的《紅樓夢與傳統詩學》即將出版，要我寫一篇序言，我是既興奮，又忐忑。興奮的是他的著作即將面世，忐忑的是我對《紅樓夢》研究無多，本無權發表議論。我曾經對懷義說，在《紅樓夢》研究方面，你是我的老師。而且我的老師、紅學家應必誠教授已經寫了序言，本不需要我再饒費口舌。但懷義一再要求，我卻之不如從命，不妨就作為一位先睹為快的讀者，談自己的想法。

我從小學五年級開始到初中畢業，主要看過的中國古典小說有《三國演義》、《水滸傳》和《西遊記》等，還有作為短篇小說集的「三言」和「二拍」。那些是我父親的藏書，我偷著讀的。但不知什麼原因，我一直沒有發現家中書櫥裏有《紅樓夢》。我雖然經常聽到大人們談到《紅樓夢》的細節和故事情節，但沒有讀到《紅樓夢》小說。直到我考上大學的一九七九

年夏天，我才從母親給我的生活費裏拿出錢來買了一套《紅樓夢》，普通三十二開，草綠色封面，四冊。這是我第一次正式閱讀《紅樓夢》。後來在大學裏我又買了胡適的《中國章回小說考證》一書，是中國書店一九七九年的影印本。坦率地說，我讀得似懂非懂。儘管如此，作為一位美學研究者和一位文學創作的愛好者，我對《紅樓夢》精湛的藝術技巧和深厚的文化底蘊一直欽佩不已！當我看到懷義考研之前已發表的紅學論文時，我感到非常高興。懷義碩士畢業前，曾經把他的這本紅學書稿訂成一冊拿給我，我當即予以鼓勵，希望他繼續充實完善，並認真推敲，細加打磨，一旦有機會就幫他推薦出版。現在，在各方的支持、幫助下，機會來了，書稿即將出版。

《紅樓夢》凝聚了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詩性文化，這不僅在於其中豐富的詩詞曲賦，對詩詞曲賦的運用固然繼承了此前的小說傳統，也充分展示了曹雪芹本人的詩才，更為重要的是，書中的這些詩詞曲賦突出展現了小說人物的獨特情懷和中國傳統的文化底蘊，推動了情節的詩意展開。而且，《紅樓夢》的情節和細節都是經過曹雪芹的精心斟酌的，其中對古典詩詞的化用和借用，也是精緻入微的，即寶釵所謂的「善翻古人之意」，其重在意象，推崇神韻，也昭示了曹雪芹的詩學觀和傳統文化觀，體現了曹雪芹本人詩意的人生和情懷。不僅如此，曹雪芹還通過小說中的人物之口，來闡述他本人對詩詞的理解和他自己的詩學觀，如他對立意和意趣的推崇，對詩詞意境的評價，以及煉字等，相當於他自己的一部《詩話》包含在《紅樓夢》中。這與當時一些小說家借小說炫才而談文論藝，進而偏離主題、喧賓奪主是截然不

同的。因此，《紅樓夢》是詩意的手法、詩意的趣味、詩意的境界，還包含著曹雪芹本人的詩學主張。一部《紅樓夢》，正是書香詩情的薈萃。詩性精神使《紅樓夢》成為千古絕唱，詩性精神使《紅樓夢》貼切入微，從中體現了曹雪芹匠心獨具的精巧構思。因此，如果不瞭解中國傳統詩學，是不能深刻理解《紅樓夢》的。

懷義把《紅樓夢》看成詩化的小說，具有濃重的書卷氣和文人情趣。這不僅符合《紅樓夢》的事實，也反映了中國小說的詩性精神。對此，懷義作了縝密的論證。在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到，懷義緊扣《紅樓夢》的文本事實，熟稔歷代詩話，引經據典，把論證落到實處，頗為縝密。如對《紅樓夢》中有關立意重在真、新、深的分析，頗有條理，且重在實證。他說：「曹雪芹強調意趣乃是以故為新，由法入妙，是極具個性特徵的意趣，是透過非個人化的傳統法則轉化而出，法則與意趣相濟為用，潛潛相通。」這是很深刻的見解，其中特別指出了曹雪芹對古典詩意的追求和化用。懷義把黛玉葬花及其所引發的寶玉的思索，引向人類對悽楚歸宿的普遍體驗的情懷與憂慮，從而揭示了《紅樓夢》思想的深刻性。他對《紅樓夢》在日常生活所體現的詩性的哲理，也作了深刻的分析。

《紅樓夢》中的意象創造，尤顯特色。書中以花喻人，黛玉憐花而自哀等多處描寫，充分利用了意象和語言的張力，使小說的含蘊豐富而深刻。它在虛實真假、神話與現實之間，使夢幻和現實得以有機統一，揭示了人生的真諦和社會的世相；在形式上，也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意象體系。這是曹雪芹人生體驗的真實寫照，也是他詩性情懷的自然流露，從而深化了

他對人生的思索與關懷，使其含蘊豐富，境界高遠。懷義在書中還重點分析了《紅樓夢》的意象化情境。他認為花與水是《紅樓夢》的兩種基本意象，其中以湘雲醉酒與黛玉葬花為例，來分析花的意象，以及他對落花與情愛關係的闡釋，對蝴蝶意象的分析等，也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他對曹雪芹運用昆曲作為結構全書的素材及其原因的分析 and 概括，都是嚴謹周密的。他對其神仙思想與死亡問題的考索同樣很周詳、嚴謹。神仙思想與楚辭、遊仙詩和詩人的理想人格之間的關係很密切，書中寫了很多遊仙詩。書中對林黛玉閱讀心理的分析，也嚴謹細緻、體察入微。懷義認為，黛玉的「詩作很少是為了與寶玉之間的一己私情而作，她所表達的更多的還是她對自我生命意義和價值的沉思和追問」，這是很清醒、很獨到的判斷。書中最後對紅學界和紅學研究現狀作了實事求是的評估，要求尊重作品本身，我認為這也是嚴謹科學的態度。

懷義來自安徽鳳台的鄉間，自小酷愛讀書，一本《紅樓夢》陪伴他度過了兒時的寂寞歲月，讓他入迷，也幫助他開啟了智慧和人生的大門。功夫不負有心人，他大學時已開始在有關學報和《紅樓夢學刊》上發表論文，從此走上了學問之路。通觀懷義的這本著作，我們可以看出懷義已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同時也可以看出懷義在宏觀駕馭和理論概括方面有自己的長處，特別是對於《紅樓夢》審美特點的分析，尤見特色。在論證方面，懷義對於《紅樓夢》中曹雪芹經營構思的良苦用心能夠悉心體察，反映出懷義敏銳的觀察力和提綱挈領的概括力。他把《紅樓夢》作為文學作品去讀，而不是史料或政治的索隱等，我認為是正

確的。在具體分析和評論方面，懷義深刻地思考和剖析《紅樓夢》的人物形象，並且透過作品中的具體情境，深入思考人類精神領域中深層的人生理念，真切地關注和聯繫到當代人的心靈，使全書具有明晰的當代意識。

這本專著是懷義獨立完成的學術處女作，而此前懷義與我和其他人分別合著過三本著作，每本他都撰寫書中的一半內容。任何學術著作，包括大師的經典著作，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的，都是既有長處也有不足的。懷義的這本書也一樣，他的有些說法我覺得也是需要進一步推敲斟酌的。如引用西方學者的言論討論詩與紀事的區別，其實西方的所謂詩是廣義的文學，與散文乃至小說，並不是截然不同的，更不是對立衝突的，所以在闡述其中的區別與融合時，要特別細緻深入，詩歌與紀事的關係還可以進一步闡明。另外，文中對於意象含蘊的剖析，對嚴羽等人的詩論和曹雪芹的比較也可以更圓熟自然一些。這種感受僅供參考，是否恰切，請讀者和懷義指正。

目錄

序一	應必誠	-1-
序二	朱志榮	-9-
第一章《紅樓夢》與傳統詩學		1
一、詩人曹雪芹的詩化筆墨		3
二、《紅樓夢》的詩學旨趣		13
三、《紅樓夢》詩學研究的理路		27
第二章 詩學體系		41
一、意趣論		43
二、詩的三境界		51
三、曹雪芹對唐宋詩的態度及其他		61
第三章 意象化情境		75
一、流水與落花		77